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九

長沙周壽昌學

陳勝項籍傳第一

陽城人注地理志屬汝南郡

齊召南云陽城據志屬潁川不屬汝南注誤壽昌案潁川郡有陽城是縣名汝南郡亦有陽城是侯國則未定勝所籍之陽城何屬不得遽謂注誤也又案此師古照漢地志言之若秦時祇有潁川郡無汝南齊只據地理志正之義亦未備

勝廣皆爲屯長

顏注云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壽昌案屯長如里長亭長之屬不能稱帥也彭越傳有校長猶此續百官志曲下

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殆秦時有此官漢因之

夜構火

史記作篝火徐廣注篝籠也此作構師古以結起釋之蓋構本訓結荀子怨之所構注訓結文選魯靈光殿賦觀其結構顏意謂結物以起火也

袒右稱大楚

壽昌案國策齊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本書周勃誅諸呂又以爲劉者左袒令於衆蓋左右無所區別但以卜一時衆心之從違耳王氏應麟引儀禮覲禮左右袒以證周勃事則此陳勝倉卒造亂得暇講明禮制乎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守令通鑑作守尉胡三省注謂二史令下脫尉字而通鑑尉上欠令字也壽昌案陳屬淮陽國係高祖十一年置此在秦時陳當爲秦穎州郡屬縣故有守令守丞等官尉位卑或在所署也劉攽謂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考攽此說亦本於張晏晏云郡守及令皆不在非也陳止是縣言守令則守非官與下守丞同也則皆字是衍字然觀下圖滎陽李由以三川守守滎陽則守亦何嘗不守縣乎劉氏權守之說通鑑胡注取之愚以爲班書於守丞名氏尚不記何能記其官之爲權守與眞也顏注守郡守令縣令則皆字自不可去顏又云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壽昌考縣亦有守丞不必郡意平時倉頡廟碑碑陰題名衙守丞臨晉張嚋

字元德衙固左馮翊屬縣也朱雲傳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尹屬縣也

譙門注晉灼曰義闕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亦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

壽昌案譙門若今望樓然譙無訓麗義說文譙嬈嬈也誚恚呼也廣雅呵也廣韻責也方言讓也齊楚宋衛荆陳之間曰譙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譙讓譙門者設重門以譏察出入有呵責之義麗譙亦非美麗設樓望遠有何美麗可言蓋麗卽欐欐集韻屋棟也莊子秋水篇粱麗注與欐通一曰屋棟一曰車名列子力命篇居則連麗注同湯問篇亦作麗欐卽此麗字麗譙言於屋棟以譙訶出入也與譙門同義特辭有上下耳

監諸將以西擊滎陽

滎陽屬河南郡河南在秦時爲三川郡李斯子由郎守其地

周文陳賢人也

高祖紀應劭注周章字文自應稱周章爲是此乃變文稱字與紀不合下又云周章軍已破不稱周文

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方扶南曰柱國蔡賜勸陳涉賀武臣之策在張耳勸高帝王韓信前事有成敗名遂有顯晦矣

淩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

壽昌案董緤卽功臣表成敬侯董渫也渫緤傳寫異此五

人皆勝初立爲張楚王之將卒皆以戰死獨䜩從漢立功
襲爵至元孫
謚曰隱王
壽昌案荀紀楚人葬之碭謚之隱王蓋勝雖爲其御莊賈
殺以降秦其涓人呂臣復殺賈而爲楚故葬與謚皆自楚
人也
徵兵復聚
壽昌案復聚復相聚也如注作聚斂非聚斂是兩義聚可
兼訓爲斂耶
夥涉之爲王沈沈者
案夥史記作夥頤注服虔云楚人謂多爲夥案又言頤者
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

稱夥頤也壽昌考方言齊宋之閒曰巨曰碩凡物盛多謂之寇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是非獨楚語然也說文槃傳錁字注引史曰錁乎涉之爲王默默者也錁卽夥亦無頤字顧夥僅訓多用爲驚訝之辭無頤字則音義未足頤雖無驚義而有聉音唐韻頤與之切正韻聉虛之切西都賦猶愕眙而不能階李善注愕驚也眙驚貌夥頤今吳楚人乍見物之盛多者驚呼曰嫻噫俗轉呼作阿呀皆此音也此應从史記疑轉寫脫去頤字耳

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壽昌案以一夥字加涉上如世俗之諢號也大如車丞相微如王尊傳之翦張禁酒趙放皆是

梁嘗有櫟陽逮

壽昌案訟辭所及則追捕故謂之逮見刑法志逮繫注

吳有奇士桓楚

壽昌案此卽後羽殺宋義使報命於懷王之桓楚此時項梁特令羽假其名以入後此人亦別無所見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注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壽昌案下云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是三戶實地名不得如蘇說

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壽昌案與上陳勝傳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同一用意故復此四字

北阬馬服注賜號馬服

注馬服當作馬服君

於是韓生說羽曰

案揚子法言重黎篇韓生作蔡生沐猴作木侯斬韓生作亨之亨卽烹也

瑕邱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注瑕邱縣之老人也姓申名揚申陽旣爲張耳愛幸之臣非老人可知稱曰公必張耳時僭稱如楚之葉公白公也注似誤前之南公服注亦云南方之老人齊召南云案南公自是姓南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此亦可證瑕邱公之非老人又案當時稱公者多本傳稱縱公薛公滕公侯公皆戰將非老人後又有知星之甘公范陽




令徐公中大夫泄公
迺爲高祖置太公其上
太平御覽百七十六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
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卽項羽置太公于上處今
名之曰項羽堆亦呼爲太公臺
有美人姓虞氏
史記作有美人名虞虞壽昌案婦人從夫姓卽以己姓爲名
後世猶然也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曰惠班晉李恒妻衞
鑠稱名曰李衞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
肥饒之地
史記作肥美
兼韓魏燕趙宋衞中山之衆

史記燕楚齊趙此無楚齊非是四賢中有孟嘗春申何得不將楚齊敘入

甯越杜赫

壽目案呂氏春秋不廣篇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諭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注杜赫周人杜伯之後

帶他兒良王廖

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焦氏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據此則良當爲趙魏人未知帶季卽帶佗否史記索隱引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注同案此見呂氏春秋不二篇注云王廖謀兵

事貴先建策也兒寬作兵謀貴後

材能不及中庸

中庸史記作中人壽昌案中庸古止訓中人庸人非美稱也唐劉知幾史通兩稱中庸俱作中人解可證

而兔起阡陌之中

史記作偭起兔郎勉古今字也

張耳陳餘傳第二

宦爲外黃令

史記作宦魏爲外黃令壽昌案魏滅於秦始皇廿二年耳尚及見公子毋忌之死在始皇四年耳郎以其時爲外黃令至此已十八九年又云耳少時爲毋忌客則亡命外黃令時不過二十餘至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耳幾四十矣

富人公乘氏

壽昌案公乘秦第八爵此苦陘之富人史以爵氏之失其姓也匈奴傳有漢校尉公乘音是皆以爵爲氏

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壽昌案耳令外黃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宜也餘並未仕乃亦購以五百金蓋秦時阬儒餘好儒術且有賢名也

號武信君

武臣號武信君尚在項梁前此豈當時美名武臣號於前梁復襲之以威衆耶

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

前云吳廣周文此復云周章與陳勝傳同班史獨於周章若此他人尚不然

相國房君諫曰

陳勝傳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後卽稱柱國曰不稱房君此稱相國房君蓋當造亂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尊者稱之耳

王離圍之

離翦之子

追殺趙王歇襄國

韓信傳云禽趙王歇不云殺之襄國此史家詳畧互見非情事有異也

要之置厠

注文穎曰置人厠壁中以伺高祖

壽昌案田儋傳至尸鄉廐置注臣瓚曰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孟子速於置郵注置驛也此置字當作此解厠卽奏

厠之厠言要之於置中之厠也

㞐私問之

張晏注曰以和悦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壽昌案據晏及瓚說知古漢書本有作和問者和與私字相近轉寫易誤也

問之篼輿前

顏注曰篼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壽昌案公羊文十三年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篼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食輿是唐制殆卽舊唐書輿服志開成末所乘之擔子也謂之兜籠亦呼兜子

卬視泄公

史記作卬視曰泄公耶

尙魯元公主如故

壽昌案廣雅尙上也一云崇也不敢云配所以尊君故貢禹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承亦有仰承之意古者王姬曰下嫁後世公主適夫家曰降皆不敢敵尊之意顏注未晰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咎爲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殺

顏注云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方扶南云師古注誤魏咎爲其民約降乃不能得之於民而民衆自約於章邯當是時咎猶未知約成否及約降定咎自殺則自知民旹不死而民亦必死之故自殺絕非咎自約降又無欲全民之本末師古妄爲仁柔之揣度不顧本文之無驗一若徐偃王之爲者謬矣案魏咎本非民立立之者特周市市敗亡

而民遂不附晉此灼然之勢也壽昌案晉與儋皆以秦二世元年秋九月各立爲王以二年六月同爲章邯敗死共十月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注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故詐縛奴以謁也壽昌案據服注則當後漢時主殺奴婢可不告官矣今時不准擅殺如古制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壽昌案項籍傳作項梁語此作懷王語者蓋楚懷之立由項氏時有美言義舉皆歸之項梁至後始能別白其言出自懷王也上魏豹傳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皆懷王事之僅見者

守相田光走城陽

田汝成曰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者見田儋傳壽昌案田廣之相爲田横横之次爲田光故稱守相也

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

顔注曰大者爲横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特召横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爲侯爾詳語意豈謂其徒屬哉壽昌案劉説是也玩横來語是專召横並未令其率衆來也大小以爵言亦專指横説

至尸鄉廏置

文選李善注引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横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焉尸鄉

續郡國志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于尸氏卽其地也

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

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史以有以二字屬下讀不另作句荀紀嗟乎下省有以二字更下加立爲二字豈非作豈不全似後來文法

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注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

壽昌案高祖紀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云云與此微有詳畧信卽淮陰侯也而韓彭英盧傳並無此段語不知師古何以云然又案史記韓信說韓王曰云云集解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高紀有誤從傳爲長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

專死者輕生不能謂之勇專生者惜死不能重其任

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

曼邱姓臣名王姓黃名觀史記陳豨傳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可知又兩人皆白土賈人亦見豨傳

胡騎稍稍引去

各本俱作胡騎稍引去惟宋景祐本作稍稍與此同

胡者全兵

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楯鎧之類以禦弩矢也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

此誤字卽註誤之誤

嫣弟說

孝武時皃寬有重罪繫說諫之上感而貰寬見劉向傳又案功臣表韓頹當謚壯侯嬰謚哀侯說謚愍侯

增世貰𤯔爲忠臣

壽昌案𤯔爲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陽都敬侯丁復注爲將軍忠臣侯亦有忠臣字考後書趙溫傳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

實免官時操久封武平侯是知功封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然曹操奏劾人豈肯自稱爲忠臣耶○後書鮑昱傳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案昱父永封關內侯非列侯羊續傳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爲司隸校尉父爲太常其先並未以忠節著是世卿之家亦可稱忠臣長沙王吳芮傳高祖定著令稱芮爲忠功臣之名忠臣或肇於此也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注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廼復封興弟增爲龍頟侯又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頟侯薨子持弓嗣

功臣表增作曾增兄子岑岑作共持弓作敞弓一本作敞

輿傳絕異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

長沙周壽昌學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廼行營高燥地

案營度也

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

案南昌爲下鄉所屬亭名與豫章所屬縣名異史記索隱曰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

吾哀王孫而進食

秦時多六國諸王失國之後故以王孫稱之

爲連敖

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粟客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索

隱云典客漢表作粟客知票字本作粟也又百官表有治粟內史無都尉其駿粟都尉係武帝時軍官不常置也下信又官治粟都尉殆亦軍中偶設之官時漢制亦未定也又案連敖功臣表如氏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也時功臣內以連敖起家者倘有柳邱侯戎賜隆慮侯周竈河陵侯郭亭朝陽侯華寄若煑棗侯革朱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也

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

至南鄭爲高祖元年夏四月時項王立沛公爲漢王都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

信再拜賀曰唯

史記唯讀若惟屬下句讀

特刼於威彊服耳

史記威彊之彊讀平聲不斷何彊下無服字

何不散

散訓解散又散敗也何不散言項王之衆聞此有何不解散也顏注滯又案下漢兵敗散而還足證散字之訓敗散也又有散走字是訓解散也

關中民戶知之

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妻不以慈戶知之卽用此三字顧炎武謂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耶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

西漢年紀考異云楚方擊齊于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

意齊字後人妄加耳壽昌案項羽傳云田榮弟橫反城陽

田儋傳云橫反擊項羽於城陽是齊反擊楚非楚擊齊也時齊復熾與楚爲讐故漢乘其勝而令之共擊楚亦情也似齊字非妄加觀何云共擊可知若僅令趙何必云共也

信復發兵

發兵史記作收兵壽昌案收字是高祖本紀二年云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卽此役也

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壽昌案魏周叔何人能令淮陰侯顧忌若此惜其始末無傳

以木罌缶度軍

闕史記作鈲壽昌案功臣表祝阿孝侯高邑注云屬淮陰擊度軍破項籍及絲侯則此役高邑爲有功或即其所畫策也班故於此傳不詳而特詳於表

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案禮古者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事師之禮師東鄉坐弟子西鄉大戴記載師尙父進丹書武王東面立師尙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禮記正義引皇侃說以此爲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壽昌案漢初禮以東鄉爲尊如王陵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尊陵母也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勃自尊也皆與此類

於是用廣武君策

廣武君自此遂不知所終案通志姓氏畧左車氏爲廣武君李左車之後是廣武尙有子孫也

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

錢泰吉曰前爲左丞相位蕭何下今爲相國位何上壽昌案此說誤漢左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此左丞相盧稱也樊噲亦爲之相國設於高祖十一年此則拜信爲趙相國也故俱不見百官表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

宋祁曰以疑作已壽昌案以已字古通用本書尤多在讀者自知之不必改亦不勝改也禮檀弓下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同廣雅釋言已以也易損卦已事遄往詩文王傳帝乙已上也禮雜記注而哀已殺釋文俱云已本作以又

本書以字皆从古寫作㠯與已形近故㠯已兩字更多通
用又案㠯即作以本字文義自可通以猶因也楚因亡龍
且而項王恐也
背之不祥
祥下史記有雖死不易四字
甯不能死死之無名
史記兩死字皆作殺蓋殺者專就少年言死者兼已身言
也
漢怨眛閭在楚詔楚捕之
案滎陽之役鍾離眛實在行間雖漢嘗圍之而未得想楚
圍漢滎陽時眛必致死力故漢怨之甚也陳平傳稱眛爲
項王骨鯁之臣以金縱反間於楚軍首間之卽眛爲楚重

將可知

漢所已不擊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以媚漢

案此當從在字斷句今多從公字句讀是信匿眛而漢已知之信不且以黨叛被誅哉

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

史記作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此云爲代相監邊據史記豨傳亦未聞爲鉅鹿守也

信病不從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竊謂此稱字不可妄加蓋病與稱病情事絕異也觀下相國給信語益知信之病非假稱也史記亦云信病無稱字

稱豨已死

死字各本俱作破

漢十年豨果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紀表俱作十一年誅信此云十年者葢十一年正月事故

傳從十年豨反後敘入不加分析也

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

劉攽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壽昌案田儋傳詳

榮擊楚於城陽竝無彭越事此漢因田榮叛項王故使越

爲將軍以并擊楚也觀下漢王稱彭將軍是越爲漢將軍

可知劉說誤也

廼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畧定梁地

越爲魏豹相國擅將兵而豹傳內未載越一字即豹叛漢

越亦似未與聞葢豹絕河津畔漢自據河以南越北居河

上並未合一處也

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壽昌案漢王被圍彭城從睢水遁去又亡其家室魏王豹絕河津反爲楚皆此前一年事雖各轉敗爲功而敗固已屢矣此時楚尚存情事尚岌岌不能不謂之敗也

有司治反形已具

臣瓚注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壽昌案此亦有司迎上意文致之也張敖在趙貫高等實勸敖反敖亦不誅高等而敖卒獲全則以敖孱懦不如越之雄桀爲上所忌也

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

王世貞曰告越舍人獨不封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耳壽昌案越之誅高帝與后早有成謀觀上云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是舍人告越反者后令之即帝令之也何云帝後始知之哉

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

此時布尙受楚封爲九江王未封漢之淮南王也蓋史臣追稱之

臣竊爲大王或之

易云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此正用或之二字浚本作惑下吳王傳鼂錯營或天子齊王傳上或亂不聽皆不作惑

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注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

壽昌案孫子九地篇云用兵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戰此卽所引之兵法也爲散地下魏武注云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此卽顏注所本也盖凡戰於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故多聚而戰自戰其地各戀其鄉冈志不堅故爲散地

遂西與上兵過蘄而會番

番史記作甄一作甀蘄之鄉名音與此同

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壽昌案親本兼父母稱因與太上皇相愛故晉灼訓親爲父也下云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相賀又以高祖綰壯同學書復賀羊酒此壯字訓作大不必如禮所云三十曰壯也高祖學書可補紀所未及

綰常隨上下

史記作綰常隨出入上下此無出入二字

豨者宛句人也

班史未立陳豨傳特附入綰傳中史記雖爲豨立小傳題目中亦未列名又案宛朐曹州縣六國時屬梁地理志則屬濟陰也

陰令客通使王黃曼邱臣所

本書韓王信傳史記陳豨傳俱出敘曼邱臣王黃後止王黃見傳內又史記豨傳有千金購黃臣及王黃曼邱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等語此書並刪去又樊噲傳有與曼邱臣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一事

上自擊豨破之

高紀作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勃傳則祗云擊豨靈邱破之史記陳豨傳作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邱噲傳則祗云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云云勃噲本傳皆未云斬豨此稱上自擊豨破之與紀傳異當日隨文簿書之各不相照也

縮孫乜人

乜人史記及本書表作乇之齊召南謂人字誤又本書表及史表俱作縮子與本書史記不合

封爲惡谷侯

惡谷史記及本書表作亞谷齊召南謂惡字誤不知惡亞古字本通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作亞書大傳鐘鼓惡注惡當作亞亞次也

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

異姓諸侯王表共王右右作若靖王羌羌作產此本又作差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注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壽昌案鄧說是也高祖時以功封王者如張耳臧荼韓王信彭越英布盧綰皆以罪削奪且被誅夷耳之子張敖嗣王且尚主卒以罪降侯獨吳芮以忠見稱身迨元孫五世襲王高祖特著於令明不在非劉氏不王之列顏引鄧說而轉不取之而止取或說何也又案高祖功臣異姓而王者八人獨臧荼以燕將封王旋反故無傳荼子衍亡在匈奴僅附見陳豨傳數語

其定著令

壽昌案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此著令二字所本

荆燕吳傳第五

高帝從父兄也

史記作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爲布軍所殺

殺下史記云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濞本代王喜子與賈無涉其係傳末者以荆地故非爲荆王也

此書删去較合越絕書云高祖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

此越絕誤也宜從此傳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史記作諸劉遣屬

呂將軍擊陳豨將王黃

史記作得王黃此作擊樊噲傳作虜大將王黃而史記陳豨傳王黃以賞購得之情事各異

呂晝奸澤

壽昌案奸即干字古通劉向傳故覡覡數奸死亡之誅同以奸作干也本書後以奸作干者多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宋祁曰張卿一本作張澤或又作釋卿周勃傳云宦者令張釋諭告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又云令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壽昌案傳中田生屢稱爲卿則以卿爲字是也又考本書中如曾扶卿張恢生轅固生申培公之類漢

人多如此稱張釋卿亦猶是也

請張卿臨親脩具

顏注云親父也蓋顏謂田生令子請之故云然也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爲主也親脩具者不假手厮僕若魏其迎田蚡夫妻治具是也

恐過及身矣

淩本過作禍

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

壽昌案澤爲樊噲女壻實呂氏出也此外如少帝宏以呂祿女爲皇后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朱虛侯劉章以呂祿女爲夫人足徵呂后之爲諸呂樹黨眾矣樊噲若非呂須壻雖元功恐亦不免劉澤非[illegible]女呂

須女雖張卿進說恐亦未便封王

澤還備兵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顏注以與齊王傳不同疑此傳誤方扶南云此以詳齊王傳故耳非不同壽昌案非直此也高后甫殂齊王卽與兵向闕漢已使灌嬰距之其跡原無可掩琅邪王求入關計專幸得脫免入朝必以與齊合謀誅諸呂爲說斷不肯說求齊王之事自示其弱也史就文簿書之而於齊王傳敘其實亦史家互見法

九年薨

表作二十六年

立四十二年國除

表作二十四年

高帝立仲爲代王

表作代王喜

廢爲合陽侯

合陽表作郃陽據地理志郃陽縣屬左馮翊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治合陽侯國屬平原郡今山西平陽府岳陽縣東北史記吳王濞傳亦作郃陽然仲封合陽侯合陽故侯國也則從合陽者近之

濞年二十

史記二十下有有氣力三字

吳有豫章郡銅山

注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壽昌案豫字固衍章亦當作鄣雖章鄣古通而本書地理志鄣郡

故鄣俱作鄣不作章也又案豫章在唐寶應年間以避諱
止稱章郡
盜鑄錢
盜史記作盜
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壽昌案博局是今圍碁盤以上有爭道不恭語也班固奕
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馬融圍碁
賦三尺之局爲戰鬭場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碁局多以楸
木爲之取其堅而有紋也或亦玉石之類日本國產如楸
玉可琢碁局南谷山有白玉碁局見搜神記必此之類方
可提以殺人提顏注爲擲是也周勃傳云太后以冒絮提
文帝即此提字

頌共禁不與

壽昌案頌史記作訟訟亦訓公史記呂后紀末敢訟言誅之集解引韋昭注公也本書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鞫繫者訟繫之注謂寬容之不桎梏也蓋頌亦訓容并从容音史記魯仲連傳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頌卽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

諸侯皆畏憚之

諸侯史記作諸齊

不得安肆矣

言不得安居而肆志矣

意亦可乎

意史記作讀

安得不事

言安得不以君事之而遽云反乎史記專作戴亦此意

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

壽昌案發下史記更有一發字是也去此發字則二十餘萬人五字無根而皆發二字又祗完上語不能連下讀

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何焯曰閩東越閩東越上閩字下當有越字下閩字疑衍

故長沙王子

壽昌案𤕤反時芮之曾孫靖王差已死國除長沙王子并未從亂吳芮傳云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侯數世絕孝惠功臣表便頃侯吳淺至元鼎五年曾孫千秋始以酎金免侯高后功臣表沅陵頃侯吳陽至孝景中五年孫

哀侯周始以無嗣國除卽本傳景帝平吳詔亦未罪及長沙王子可知吳王反書未牽連及之欲以揺動天下非事實也書中云絕先帝功臣及因王子定長沙以北皆是妄言

吕漢有賊臣錯

史記無錯字

轉胡衆入蕭關

轉史記作摶音專

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

壽昌案濞在高帝時分封年二十至是王吳凡四十二年據此云云是在高后朝卽蓄心謀反矣

條侯將乘六乘傳

秦漢制非有急務不能乘馳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
入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傳者惟文帝由代入即
帝位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止乘四乘傳
周邱者下邳人亡命酤酒無行
宋祁曰酤南本作酤壽昌案酤是酗字之譌也
乃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注相郎張尚也
尚以諫楚王戊不聽被殺
吳王太子駒王走閩越
史記作吳王子子華子駒凡兩人此乃作太子駒王一人
擅發兵擊義國
義國謂梁國守義不從反也
荆王王也

王也上應有之字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一

長沙周壽昌學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壽昌案朝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

孫卿門人也

漢不避嫌名詢荀古本一字故荀卿作孫卿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攽曰次之二字衍壽昌謂非衍也蓋之猶諸也於也禮記少儀曰申之面拖諸㡌孟子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之卽諸互文耳之諸一聲之轉諸訓於之亦可訓於大戴禮事父母篇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

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卽於亦互文此言元王亦次綴於申公詩傳號曰元王詩王學於申公次之以示謙也猶毛公稱傳而鄭氏作箋也

太子辟非先卒注

師古每於古人名字好爲之音注解釋如辟非辟彊之類似可不必如本傳交與郢客何由取義能一一注明耶古人取名自各有義後人本難懸解若穿鑿附會徒滋煩惑至於意義瞭如通人自能意會何勞多費紙墨耶

使杵臼雅舂於市

壽昌案雅舂雅常也論語子所雅言雅亦訓常言使之常舂不得息也晉注正身而舂之說近迂宋祁曰碓一作椎一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奏樂者雅舂謂雅歌以相

舂也予謂玩上使字似與舂者相杵偝事不合葢相舂非上所得使也今　殿本及各本俱作碓舂此從汲古閣本校

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封耳疑爵字衍云壽昌案劉說是也景帝之封即在本傳但謂爵字爲衍或不盡然古爵位通稱猶古五等稱位後之位字不必屬五等也爵字亦然禮記王制任事然後爵之注謂正其秩次埤雅大夫以上與燕賞然後賜爵以章有德故謂命秩爲爵祿爵位此亦謂秩次祿位比諸皇子也宋太宗即位初即詔皇姪德芳不異稱呼依舊爲皇子皇女不必係於爵也

我起

言起兵反也是歲戊卽應吳王反

是爲文王四年薨

諸侯王表作三年史記元王傳亦作三年

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

注史記作經十四年表作十二年

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卽位延壽自殺

史記作楚王純於地節二年謀反自殺此作純之子延壽表同據事則史記誤也且節爲美謚若純自謀反安得有

謚

富子辟彊等四人

壽昌案辟彊等以共養祖母太夫人仕於朝非紅侯嫡子

也嗣紅侯者名登謚懷侯見王子侯表

武帝謂之千里駒

壽昌案史記注引魯連子云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武帝因劉德少時數言事有智畧故引此以爲稱也

雜治劉澤詔獄注

此劉澤別一人非封燕王者青州刺史卽雋不疑

德數責呂公主起居無狀

壽昌案數責數其罪而責之也起居無狀卽指公主幸丁外人爲外人求封等事德係宗室親屬故得指此爲言至與燕王謀逆事己正刑誅不復置論侍御史劾德毀謗詔獄正爲此也

吕父德任爲輦郎

任用也言以父德爲宗正等官遂用其子爲郎注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爲郎也誤王吉傳令使俗吏得任子弟注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哀帝紀除任子令此任子二字所始應劭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蓋漢律如此無庸保也

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

壽昌案德傳云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此傳復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考百官表云昭帝始元二年光祿大夫劉辟彊爲宗正數月卒元王傳同辟彊德之父也表又云元鳳元年大中大夫劉德爲宗正數月免則不得云昭帝初矣若武帝時德尙待詔丞相府未見用不

得有治獄事此傳自相歧異疑有一誤

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何焯曰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黃金者殊科吏誤當之也

壽昌案此比例之誤也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專條漢律惟有鑄黃金棄市之語故吏引以爲比遂成死罪刑法志云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此則直予死比也

季布有罪至於夷滅

壽昌案言議罪至於夷族滅世也非卽行法也

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

壽昌案蕭望之傳望之子伋爲望之訟前事此云自寃者自白其寃於前事也

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己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

壽昌案此封事上於元帝永光元年宏恭已前死此當云石顯憚之恭字是隨筆通鑑改作石顯是也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鞠今本從毛詩作告此魯詩本也

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麃麃今本作瀌瀌聿今本作曰皆從毛詩本也韓詩外傳四荀子非相篇俱與此同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壽昌案此蓋亦韓詩訓也與毛詩義別荀子宥坐篇釋詩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皆與此同義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壽昌案周章即周文爲陳勝將軍安得有師百萬考陳勝傳云周文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此百字當作十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

宋祁曰微作徵壽昌案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微象即是此義似無用改作徵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

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

壽昌案東宮指皇太后王氏言又稱王家作東宮者見淮

南王傳然皆非如太子稱東宮爲定制并見詩經左傳
輙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
顧炎武云不字衍文以持作挾持解師古以持作扶持佐
助解則不字亦可通
年七十二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壽昌案其卒當在成帝元延四年
召見成帝
召見於成帝前也倒裝句漢書多有之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漢時經學各有師承如所稱先師棘下生先師董仲舒之
類皆恪守師法也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中尉郅都不敢加

不敢加史記作不敢不加禮此言雖以郅都之嚴酷不敢有加於彼也

布母弟丁公

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爲同母異父之弟壽昌案左傳僖二十四年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謂同母弟爲母弟也師古因丁公名固則自姓丁故以爲異父也觀布弟季心亦姓季可證而史記索隱案謂布之舅也則以母弟爲其母之弟說亦可從

盡拜爲郡守諸侯相

張敖未至長安趙午等十餘人已自剄死獨貫高及田叔孟舒等隨至長安高被吏搒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田叔

等未羅此酷壽昌案當日反謀必午高十餘人爲之田孟等未與故午等十餘人自剄高自敖不反後亦絕亢死而田孟卒因敖言之上爲漢名臣也觀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云云亦自明已不與謀可知

吾王暴露獨何爲舍

案舍入舍休息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

其畫無俚之至耳

史記作其計無復之耳

高五王傳第八

太后怒廼令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爲壽

據此古人置酒爲壽先自飲明其酒無惡味而後以壽長上也觀下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可見

徵司趙王

司讀若伺即伺察也後同

高后兒子畜之

顏注曰比之於子也壽昌謂顏說誤兒子猶云小兒子也劉章年少又呂氏婿高后篤愛養之若童孺也章爲高后孫何能比之於子也畜即如季布傳弟畜灌夫籍福之畜字也

願乃父知田耳

顏注曰汝父謂高帝也壽昌案顏說尤非高帝爲章之祖何能稱父乃父指悼惠王肥也下云若生而爲王子如呼乃父爲高帝何不云帝子乎

琅邪王劉澤旣欺不得反國

旣欺言澤旣被祝午之欺也

訪以呂氏故

字彙補訪同昉昉始也

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

顏注曰罷讀曰疲壽昌案罷軍亦取止戈意顏音作疲非

佳語亦無據

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

注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壽昌案廣韻中字下引賈執英賢傳曰路中大夫之後以路中爲氏是其後姓路中也

飲藥自殺

史記云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本書作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據史言王早自殺則城守者誰乎此書於解圍後始

書自殺情事較合故吳王傳內刪去飲藥自殺四字

懼大罪

大各本作以宋祁曰越本以作大據上下文大字較有義

五年薨

五年表作六年

左官附益阿黨之法

左官諸侯王表注應劭曰人道爲右今舍天子而仕王侯故謂之左官也附益二字見論語諸侯王表注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顏本注非匡衡傳丞相主簿陸賜曹屬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阿黨二字見禮記月令鄭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本注引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

不舉奏爲阿黨諸侯王表注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元后傳上使尙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朱博傳言大司馬喜阿黨大臣無益政治皆是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二

長沙周壽昌學

蕭何曹參傳第九

吕文毋害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文毋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毋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壽昌案文與無害自是兩層趙禹傳云周亞夫弗任禹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顏注云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卽無比意較豁續百官志云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

常佑之

史記佑作左右

爲沛主吏掾

史記索隱主吏功曹也何爲功曹掾也又案曹參傳參秦時爲沛掾而蕭何爲主吏則主吏是何掾是參

何遒給泗水卒史

秦時沛屬泗水郡何爲郡卒史也索隱如氏云案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

語曰天漢其稱甚美

案左傳晉公子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公子拜而受之蕭何此言即師其法

何進韓信漢王呂爲大將軍

壽昌案此漢拜大將軍之始

許以從來

許史記作計

鮑生謂何曰

漢時稱生如今先生之類凡穆生白生棘下生皆是不定

爲諸生也顔注誤

先封爲酇侯

壽昌案張良曹參諸人皆先封君後封侯惟何徑封酇侯

史記集解瓚曰酇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

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

陽宜呼讚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所由亂也索

隱引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

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今案音嵯者漢縣沛郡今河南歸

德府永城縣西南音讚者漢侯國南陽郡今湖北襄陽府

光化縣北

跳身遯者數矣

跳史記作逃據文下有遯字作跳爲是

鄢千秋

各本俱作鄂秋功臣表亦作鄂秋無千字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與此同史記功臣表亦作千秋而何世家祗稱鄂公無名

使使拜丞相爲相國

高帝即位置一丞相至是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漢制自丞相至前後左右將軍皆金印紫綬惟相國綠綬詳見百官表

乃下何廷尉械繫之

案何時已拜相國猶不免械繫婁敬傳上怒罵械繫敬廣武時敬亦已爲郎中拜奉春君使匈奴矣此皆高帝之無禮於大臣也

王衛尉侍

王衛尉與鮑生皆救何者皆不傳其名字獨傳召平一人又前以財佐軍時有一客說何并其姓亦不傳

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案此何病時帝親臨視疾爲此問也惟高帝本紀帝崩時呂后問相帝已定何後爲參參後爲王陵陳平玆復云惠帝發問始爲參參似不由高祖遺命然者殆惠帝意本高祖而未明說恐何意有可否遂以己說質之使何好盡言也何即因言歸美於帝亦不再述高祖前說也此紀與傳各

就當時語書之非有異同

何蕘

史記集解騆案東觀漢記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引括地志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漢雜事蕭何爲陳留太守入爲鴻臚不任賫贊還官案此與何生平全無涉不知雜事何以有此

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爲酇侯

壽昌案史記表懿侯同元年同祿母是同爲何夫人名謚懿也而獨無其母家姓史記表中諸侯王封襲之年俱得自稱元二等年此同受封之元年也

曹參

參字敬伯見史記集解引春秋緯及博物志

豐反爲魏

史記索隱時雍齒守豐爲魏反沛公

北擊司馬欣軍碭東

壽昌案高祖本紀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樊噲傳云與司馬𡰥戰碭東是皆碭東之役皆當其時疑此欣字是𡰥字誤或有二名也

取狐父祁善置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言取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

攻轅戚

史記作爰戚功臣表爰戚侯趙成

北救東阿

史記索隱章邯時圍田榮於東阿

取臨濟

史記正義淄川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安帝改曰臨濟然則當時尚無臨濟名是史臣追書也

漢王封參爲建成侯

荀紀云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爲執帛侯號建成君壽昌案荀紀誤也參封執帛號建成君執帛下不得有侯字且無既封侯復號君之理至是始由君號進封爲侯

王武反於外黃

外黃史記作黃集解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

假左丞相此即所謂虛稱猶後世之虛銜也元年蕭何已

眞拜丞相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頴注曰或以爲高密壽昌案水經濰水注云濰水自堰

北又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即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

而陣斬龍且之處也此下云大破之斬龍且灌嬰傳云攻

龍且留公於假密卒斬龍且合水經注證之知假密即高

密舊名

大莫敖

敖史記作敖古字通與連敖同爲楚官但此係楚卿較典

客爲大也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壽昌案正堂齊丞相治事之堂也五行志日食條下有云避移時避正堂後書章帝紀元和三年二月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皆官舍之正堂也

度之欲有言

度之史記作間之連上醇酒作一句讀此作度之言揣度其欲有言也

呂爲豈少朕與

少朕史記索隱云少者不足之辭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顏注以爲我年少非也壽昌案據文義以索隱解爲長周亞夫傳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亦有少之之意

講若畫一

文穎曰講或爲較史記作覯壽昌案覯即斠說文斠平斗斛也文作較亦此義

民曰寧壹

壹史記作一

參元孫之孫本始嗣侯王莽時㝅子宏嗣建武中仍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壽昌案高帝時功臣封侯者凡百五十三人後嗣紹封最盛如蕭酇侯不過終西漢而止惟曹參後裔曹宏王莽時尚嗣封建武中立功河北仍封平陽侯子曠復襲爵傳末云至今者班孟堅之時也三國魏志武帝本紀云漢相國曹參後注引王沈魏書曰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

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張陳王周傳第十

其先韓人也

史記索隱引韋昭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案後漢書云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

悼惠王

悼史記韓世家作桓

良年少未宦事韓

何焯曰北宋本無年字宋祁曰宦疑是嘗字淩稚隆曰一本未下有嘗字壽昌案良之父平相韓釐王悼惠王兩世

年二十卒韓悼惠子安立九年爲秦所滅計平死時良尙在繈褓韓亡時良不過十餘歲故未及臣事韓宦郎臣也何本明無庸疑改楊晨曰年二十卒漢書本作年二十卒言卒後二十年也

至博狼沙中

狼史記作浪

良與客狙擊

史記索隱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猴是也

直墮其履圯下顏注直猶故也一曰正也

注本崔浩語司馬貞駁之仍訓正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欲毆之

毆史記作毆集解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

爲其老彊彊忍下取履因跪進

跪廣雅釋詁云拜也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俛也古無高坐於所尊敬跪而致物者其常禮記跪而遷履是爲己納履也此跪進履者所謂授坐不立也觀張釋之爲王生跪而結韈可知王生亦老人也

後五日平明

兩後五日上史記俱有曰字

良因怪跪曰

宋祁曰浙本跪下有之字今毛本從之各本無壽昌謂史記此句本有之字浙本或因史記加入也劉攽曰怪字合在因字上壽昌案史丹傳上因納謂丹云云漢書自有此等句法非有誤何必刊也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川東阿縣東濟川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丹黎履赤舄

邑良爲韓司徒

司徒史記作申徒徐廣曰卽司徒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案楚漢春秋作信都信卽申都徒音近而轉耳

擊秦嶢關下軍

史記作擊秦嶢下軍

秦將果欲連和

果下史記有畔字班書因下有此獨其將欲叛句補述叛字故將此叛字刪去史公則以此爲照應之筆也

逐北至藍田

逐史記作遂蓋史以北爲南北之北作一句此以北爲敗

北之北加逐字爲一讀也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出家語

今有事急亡去不義

史記作今事有急亡去史從急字微斷此從事字微斷

鯫生說我距關

史記索隱鯫小魚也臣瓚案楚漢春秋鯫生本姓解此注

亦引瓚說而以鯫爲姓未云姓解又索隱作小魚此引服

注作小人

使請漢中地注

史記集解如氏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似較服注勝

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史記作良告項王與此情事微異

行燒絕棧道

顏注作且行且燒壽昌案此行字不宜作實字解行猶言隨隨即也申屠嘉傳有史今行斬之之語此行字意微近言行即燒之也

而漢王之將

壽昌案此張良對漢王語不能稱漢王漢字衍文前之對語稱沛公者沛公猶官稱若王則儼然君矣況良已爲其臣也

使韓信特將北擊之

北史記作兵案特將當時將名陳豨曾爲之亦見灌嬰傳此疑是使韓信所部之特將非必信自行也顏注謂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信此時已專任爲大將矣倘須云特將乎

陛下誠復立六國後

史記作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與下趣刻印事相照此刪去已受印三字

此皆爭戴陛下德義

案此下連稱陛下壽昌案考高帝五年始卽皇帝位此是三年正被圍於滎陽猶爲漢王也陛下之稱殆史臣書之

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史記作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此刪去爲大王三字此

句下史記有一曰字此明形容出取食箸以籌畫光景張
注較合觀上有漢王方食四字可知
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至其不可八矣
史記以湯伐桀作不可者一武王伐紂作不可者二以下
遞異至此書不可者七爲不可者八且楚唯無彊至焉得
而臣之無其不可八矣五字直接誠用客之謀云云與此
書稍異
唯無復立者
壽昌案唯卽惟也惟猶獨也言獨諸有功者轉無地可封
耳顏注非
運籌策帷幄中
帷幄史記作帷帳

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案中應讀若仲顏注書中中字多作去聲獨此反無音何也

從復道望見諸將

復道史記作複道集解如氏曰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

良從入關性多疾

壽昌案性猶生也周禮地官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亦猶體也三國志魏吳質傳注上將軍眞性肥中領軍朱爍性瘦卽此性字上云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後云因疾不視事至欲辟穀學道足徵良一生善病矣計秦滅韓時良年少越十年從高帝事帝十三年後六年卒約其壽

不能過五十也

毋愛者子抱

語本韓非子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案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鄭注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

等夷即引此

皆送至霸上

霸上史記作灞

稱說引古

引古史記作引古今

上陽許之

陽許史記作詳許蓋陽即詳字猶詐也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

廣韻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下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入代孫砌集解漢書白帖卷二十二所引同壽昌案據此四人外尚有一人徵而不至者也

後六歲薨

六史記作八

平爲人長大

史記無大字

不親家生產

壽昌案史記作不視蓋不親者言不親身治家生事產業徒養食於兄也或謂親與視字近而訛

尸婦富人張負

史記索隱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予謂非特此也下云張負既見之喪所又云負隨平至其家據此豈老婦人行動其爲丈夫無疑若但以富人二字爲是丈夫之證老婦中豈無富人耶

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案長者貴人也後書馬援傳但謂長者家兒又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注長者謂豪俠三國魏志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長者皆類是

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

案前旣云兄伯逐婦玆張負戒其孫云云似嫂尙存史記

集解云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壽昌案平之嫂以一言之過被逐或平仍勸兄伯歸之張負恐其孫輕視嫂故特戒之也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

史記索隱引張傚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

絳灌等或讒平曰

師古注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案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日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是絳灌自爲一人姓名非

勃與嬰師古所謂疑昧者即此然史記陳平世家明云絳侯灌嬰皆讒平班書特刪成兩字耳雖其時尙無絳侯封史不妨追書之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爲勃嬰可見

非諸項即妻之昆弟

羽妻昆弟不知何姓無可考至諸項宗族除梁伯莊外惟聲它悍冠散見各傳他無聞焉知不載於史者尙多也伯名纏以楚左令尹降漢賜姓劉氏封射陽侯又桃侯劉襄爲項氏親降漢封侯子舍嗣文帝時爲丞相其劉氏亦賜姓也

然大王貪侮人

貪史記作慾據文慾爲是恐字近有譌也

從擊臧荼
史記無擊荼事
日傳教帝
帝史記作孝惠據文此書改之爲勝
王陵
史記陵無專傳附陳丞相世家後
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
後封最後始封史記作晚封
於面折廷爭
壽昌案於疑音烏一字爲句如孟子惡是何言也之惡
實奪之相權
壽昌案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注曰之其也詩旄邱

何誕之節令禮記檀弓柳莊篇聞之死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莊子至樂篇曰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俱訓之作其此言實奪其相權也檢項籍傳項籍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語相類更在此先矣

十年而薨

十史記作七陵卒謚武侯

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

壽昌案呂后欲以辟陽爲左丞相陵必不能與同在位矣

勢不得不去陵而相平

及爲相不治

猶下之爲丞相不治事也鄭注非

呂太后聞之私喜

壽昌案呂須讒平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而呂后私喜者因辟陽爲相不治而平亦然且加甚不以能加於辟陽之上故喜之也

舉以爲相

此似特指周勃言時平爲右丞相並未遷免也觀下叙勃誅呂氏功及平欲讓勃位可見

怪平病

怪其無故以病謝

主臣注

主臣作惶恐解亦無義然舍此亦别無解此殆漢時語如夥頤內長文文毋害行義年之類有可解有不可解但以義會之不必强解轉膠葛也

而平頡爲丞相
此後無左右字矣
辟陽侯食其兒
食其譴幽侯
平降之國除始平曰
平降之平審平也始平之平陳平也此敘平曾孫事在前
中附敘陵與食其後人忽接入始平曰三字似無因且與
上審平混宜作始陳平曰眉目方醒
常以吹蕭給喪事注
本臣瓚史記注見集解此作師古曰恐誤
攻蘭虞
蘭史記作碭碭虞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此蘭字恐誤漢

無蘭縣至南宋始有蘭縣屬益州唐宋以來之蘭州則今

甘肅也

擊章邯車騎殿

顏注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壽昌案殿爲高祖之殿時高

祖戰蕭縣西正敗軍故勃殿其後也當以擊章邯車騎爲

句殿一字句與傳先登爲多最等字俱敘勃戰功屬勃身

上說不當屬章邯也

西擊益己軍

益己史記作盜巴兩字俱以形近而譌未定孰是

斬稀將軍乘馬降

降史記作絺姓乘馬名絺也此降字因本傳前後降字頗

多而譌

丞相箕肆

肆史記作肄下將軍博史記作將勳無軍字徐廣曰箕一作奧勳一作專一作轉索隱謂此書作博博皆誤也宜從史記

勃呂相國代樊噲將

壽昌案勃爲丞相在孝文初此何是虛稱也勃初拜右丞相已無相國之稱至文二年復相並左右字無之

就舍少府

何焯用宋本校舍下多一舍字

下廷尉

壽昌案此廷尉爲張釋之百官表可證

太后呂冒絮提文帝

冒絮服虔曰綸絮也通典上古衣毛冒皮則帽之名所由起故釋名曰帽冒也漢時亦自稱帽本書鄧通初以刺船郎著黃帽應劭曰陌額絮也方言云幪巾南楚之間云陌額也唐宋以來呼曰抹額提蕭該音底擲也壽昌案即抵物之抵戰國策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即此提字

許負相之

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

迺封爲條侯

括地志云故蓨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蓨縣南十二里漢縣史表皆作脩字

呂宗正劉禮爲將軍

禮楚元王子以平陸侯爲宗正

彀弓弩持滿

顏注彀張也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壽昌案弓弩上絃爲彀持滿則出力挽之使滿持滿不發亦軍容也與彀字微有別

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弓高侯韓頹當

果奔西北不得入

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壽昌案亞夫先已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則壁於東南陬無可奔遂從陣後西北奔欲

突圍而出也不料亞夫又使備西北故奔亦不能入也敘次分明似無可疑

越人斬吳王頭以告

史記正義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爲越人也

人生各目時行耳

人生史記作人主索隱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本書注從人生解

迺悉封徐盧等爲列侯

案功臣表盧容城侯

顧謂尙席取箸

史記注引輿服雜事云尙席掌武帳帷幔

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壽昌案此吏即獄吏也時廷尉方自責問吏敢儳言其間爲此侵侮之辭廷尉尚稱爲君侯吏直呼之曰君侵辱可想百官表此時爲廷尉禰亡其姓

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

壽昌案功臣表堅謚共侯子建德嗣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侯無他罪也此云酎金免官又云後有罪國除似免侯非因酎金者與表不合且漢制酎金不及官安有免官之理

孫衍齡謹校